

秋日感怀

◎陈汉忠

清晨推开窗户，一股清凉的风扑面而来。立秋啦！一群孩子在巷陌间呼喊着奔跑。不经意间，庭前的水杉树上，一串针尖状的黄叶悄然飘落，正应了魏晋时陶渊明那句“榈庭多落叶，慨然知已秋”的千年咏叹。

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重要节气，起源于黄河流域先民的农耕文明，依托西周就已使用的主表测影观测，历经春秋战国的积累，至秦汉逐步完善。西汉《太初历》将二十四节气正式纳入官方历法，立秋由此成为指导农业生产与日常生活的重要时间节点。

“立”为始，“秋”为敛，古人将此刻命名为立秋，意指天地之气将由夏日的上浮与开放转向沉潜与收束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直观地将立秋拆解为三种自然景象：一曰“凉风至”，凄清凉凉初起，暑气消散，空气中漫开清肃之气；二曰“白露降”，昼夜温差明显拉大，晨起花草上呈现晶莹的露珠；三曰“寒蝉鸣”，指隐居树荫深处的蝉声不再焦躁，而是在微凉中唱出悠长的秋曲。三候物候，以日渐细微的笔触，勾画出一幅徐徐铺展的秋日长卷。

自古以来，历代王朝对节气安排都十分重视，均以历法形式，公之于众，其中仪式感最强的要数宋代。据《梦粱录》记载，

每年立秋，宋宫都要举行盛大仪式，一棵栽于盆中的梧桐摆放于殿中，文武官员列队恭候，立于殿中的太史官高声奏报——“秋来了”，盆中梧桐树上便有叶片应声飘落，宣告了季节的交接。可见，古人对立秋的敏感，早已融入血脉。许多流传至今的农谚，便是岁月的证言。诸如“立秋晴一日，农夫不用力”，是说立秋当天若天气晴朗，往往预示风调雨顺，丰收在望。而“雷打秋，冬半收”则说立秋之日若打雷，当年秋冬收成或将受损，警示农人早作准备。这自然是农人千百年来与大自然抗争的经验之谈，虽非百分之百灵验，但确实不可将其置若罔闻。

在古老的传说里，秋神蓐收有着独特的形象，左耳盘蛇，手执斧钺，融合了古人对季节更替的观察。据《山海经》记载，秋神居住于可眺望日落的渤海。蛇寓意生命的无尽延续，斧钺则象征他掌管刑罚的职责。这一神性投射到农耕社会的立秋祭祀，也影响到“秋后问斩”一类司法传统，从而成为中华文化中自然秩序与道德教化的象征。

在江浙一带，立秋算不上节日，没有端午、中秋般隆重，但在日常生活中却有许多习俗。民间相传，元末时期，朱元璋起义之初，江南大旱，百姓苦不堪言。立秋之日，一位老汉将仅剩的西瓜分给众人，大家席地而坐，大口啃食，甘甜的汁水驱散了燥热与疲惫，也点燃了抗争的希望。后来朱元璋做了皇帝，秋日啃瓜之事便在民间口耳相传，每到立秋，江南人便以啃西瓜的方式，纪念那段共度时艰的岁月。而时下人们秋日啃瓜，多半已与此传说无关。据说，此时吃瓜可免冬春腹泻，红瓤黑籽间，寄托着祛病迎祥的朴素祈愿。在浙江金华，立秋之日老百姓则喜啖“清凉糕”，番薯淀粉凝成的白玉方块，点以白糖薄荷、酸甜沁脾，似把秋日清气含化口中。而东北人的抢秋膘则更为热闹，热气腾腾的饺子，邻里之间互抢碗中美食，笑闹间把立秋之日搅得有声有色。

在我老家海门的乡村，称“立秋”为“高秋”，似有对秋日高看一眼之意。立秋之日，老一辈人还有“摸秋”的习俗。夜幕降临，月色朦胧，人们悄悄走进邻家的菜园，摸一个瓜、摘一个果，被“摸”的人家不但不会生气，反而会觉得是福气。“摸秋”摸的是一份情趣，是对丰收的企盼，更是邻里之间那份淳朴、和谐的氛围。如今，这种“摸秋”似乎不多见了，但“秋补”则是不可或缺的。诸如立秋之后吃老鸭炖芋艿，是当地乡亲秋日的最爱。待到中秋前后，地里的香沙芋艿成熟，喂养的

鸭子也膘肥体壮。鸭子呈凉性，芋艿和山药都是秋补之物。盛夏过后，秋风凉爽，全家围坐一桌，一锅香喷喷的老鸭芋艿汤，该是何等的美味！还有著名的海门红烧山羊肉，也是立秋后陆续上市，成为海门人秋冬时节餐桌上的一道美味，历史悠久。地方相传，清末状元张謇在家乡招待湘军统帅刘坤一，正值秋后，宴席之上便有红烧海门山羊肉。后来，这道菜肴还入选江苏省百道乡土地标菜名单。

立秋的食俗之外，更有诗意流转。白居易秋夜独坐，思念远方的故人，“夜茶一两酌，秋吟三数声”，一盏清茶让他思绪万千，夜不能寐。有人见秋生悲，刘禹锡却昂首高歌：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”，诗人以豪迈的气魄，一鹤冲天，挣脱了悲秋的窠臼。杜甫在新秋的夜晚，诗潮如涌，“火云犹未敛奇峰，欹枕初惊一叶风”，季节更迭，让他心潮起伏。遥看天际的晚霞尚未褪尽，枕边的凉意已似风携落叶，一叶惊秋，就在这恍然觉察的瞬间。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宋人刘翰动静相间如水墨小品般的诗：“乳鸦啼散玉屏空，一枕新凉一扇风。睡起秋声无觅处，满阶梧叶月明中。”夜色空濛，乳鸦啼散，枕畔新凉如许，起身去寻觅秋声，却见月光洒落满阶落叶。诗人寻觅与相遇的微妙，恰是秋日最动人的留白。

立秋，是对夏日的告别，也是金秋的序曲。它以那缕清凉提醒我们，岁月匆匆，时不我待。走出家门，漫步故乡的田野，但见凉风习习，秋色浩荡，缀满饱满果实的玉米在风中挺立，成熟的瓜果散发着诱人的甜香。步入林荫处，枫叶渐渐染红，银杏叶如蝴蝶般飘落，着实让人心旷神怡。故乡的人们用勤劳的双手，挥洒滴滴汗水，把家园秋色装点得如此绚烂动人。这是故乡的骄傲，亦是吾辈之幸运。我想，人生之秋亦当如是，褪去浮华，沉淀智慧，在寒蝉白露的韵律里，品味人生醇厚的甘甜。

浮世杂拾

想你的风吹到梁堂

◎王夫敏

听了风的低语，我从远方启航；循着千古帝王的脉痕，追逐云起飞扬的梦乡。故黄河九曲回肠，一去不返，千转百回的记忆，沉淀为曲水流觞。

听了风的呼唤，我背起行囊，一缕思念的风，引我飘向梁堂。

村口那两株老树，目光绵长，一如母亲在村头，静默伫立，苦苦守望。

风携思念，轻叩斑驳的门环，花巷市集飘来阵阵芬芳，在青石板上踮脚徐行，光阴的故事便苏醒流淌。

石阶低垂，守候千年如常，思念的泪水，不在乎归来的游子，是否空空行囊。

石屋新筑，翠竹花蔓缠绕，原木与粗石在风里相抱，古老的村落，悄然换上新妆。

屋后，采石坑的伤痕不再啜泣，曾经的不堪回首，早已化成一池绿水，荷莲摇曳，碧波荡漾。

瓮洞幽深，藏着光阴的低语，八百年的文脉，在古村的血液里汨汨流淌。

推窗是绿，开门见景，月光漫过粗粝的石墙；炊烟从瓦砾堆砌的烟囱中升起，农家饭的香气，在山野间飘荡。

想你的风，吹过古油坊，石磨低吟，古法熬出的香油里，缠绕着游子扯不断的牵挂与柔肠。

此刻，你随便推开一扇门扉，在石墙斑驳的院落深处，你会发现，逝去的岁月，依然随处静静安放。

想你的风，吹拂故道蜿蜒，村前的向日葵花田，铺展一地灼灼金黄。

骑行者的身影，在花间飞过，车轮卷起的泥土，荡起阵阵花的芳香。

悠闲的梁堂人，在古树下小憩，和风细雨，伴着弦歌浅吟低唱。

老树伸展的枝丫，如同母亲皲裂的手掌，轻轻抚平远方游子，被风吹起的迷惘。

这山，这水，是最浓烈的呼唤，他乡的月纵然圆满清亮，怎比得故乡屋檐下，灯火的暖黄？

想你的风，吹到白桥湖畔，篝火燃起，点亮了人间天堂；旧日的荒芜浸透新绿，一池澄澈，为你洗去内心的彷徨。

想你的风，穿过岁月幽深的石巷，夜色下的古村落，每一粒尘埃，都曾记住你的模样，只为等你暮色中归来，每一盏千年不灭的灯火，夜夜为你燃亮。

听风抱云，数着星斗入眠，洗去一身的疲惫，进入甜美的梦乡。山风与你耳语，古老的石屋，向你倾诉衷肠。

晨光从薄雾中醒来，信步在山巅之上，放眼远眺，白墙黛瓦，古韵新筑，相互倚望；玉龙湖如碧玉镶嵌，园博园，山高水长。铺在面前的是一幅青山绿水画卷，映入眼帘的是邻里和睦之乡。

寻梦追逐，赏花摘果，收获让你装满鼓鼓行囊，无论你是真情相约，还是转身别离，这千年不熄的灯火，会一直把你前行的路照亮。

你若痛，便来到悠然小屋，一盏暖茶，为你抚平心灵的创伤。你若爱，请到梁堂，古村会牢记许下的誓言，为你筑起神圣的殿堂。

风无语，山静默，地不老，天不荒。守候一份千年不变的承诺，你若来，让风告诉你来时的方向。

不问归期，不问过往，只因想你的风，吹到梁堂。

乡愁记

彭城往事

上世纪70年代的苏北乡村，夏天的燥热是透到骨子里的，烈日炙烤着泥土路面，田地裂出宽宽窄窄的缝隙，玉米叶片被晒得蜷曲发干，满树的知了昼夜不停地聒噪，似乎要把长夏的时光拉得更漫长。

那时候村里家家日子清贫，温饱尚且勉强，零钱是稀罕物。而刚刚在乡间流行开来的冰糕，便成了我们乡下孩子整个夏天最炽热的念想，那一口清冽的甜凉，是童年里最难得的一抹温柔。

现在看，当时的冰糕便宜到不可思议：白糖冰糕3分钱一支，奶油冰糕5分钱一支。可就是这几分钱对农家来说，也是难以拿出来的闲钱。午间，我们一群小孩总是光着脚蹲在村口树荫下，眼巴巴望着走村串巷的卖冰糕小贩。自行车后座上那个外面涂白漆的木制冰糕箱子，里面的小棉被严严实实捂住冰糕，被子掀开的一瞬间，白雾裹挟着凉气四散开来，诱人的香甜味钻进鼻腔，勾得人口舌生津。我们贪婪地望着那只箱子，心里藏不住汹涌的馋意，多想吃一口冰糕啊。奈何兜里分文没有，只能默默站在一旁，看着别人小口舔舐，乳白色的冰水顺着指缝滴落地上，我们把羡慕藏在眼底。

后来，村里代销店放宽了规定，没有现金，可以用家里的鸡蛋、空酒瓶或是余粮兑换物品。这条通融措施算是圆了孩子的心愿。我们经常趁大人忙碌的时候，偷一个鸡蛋或是空酒瓶，溜小跑奔向代销店。换来的冰糕，我们从不敢大口咬着吃，只舍得一点点地舔。凉意从舌尖漫遍四肢，骄傲的快感冲淡了盛夏的热汗和贫困日子的烦闷，那种快乐足以支撑我们欢喜一整天。

时至今日，我依旧清晰记得人生的第一支冰糕。那年三伏时节，一向勤俭持家从不乱花一分钱的父亲，难得慷慨了一回。祖母一辈子住在乡下，从未见过冰糕，父亲心疼老人家一辈子劳碌没享过福，咬牙掏5分钱买了一支奶油冰糕，让祖母尝尝新鲜。看到我们几个孩子站在跟前不肯挪步，满眼都是期盼，心软的父亲咬咬牙，又给我们兄妹几人各买了一支3分钱的白糖冰糕。

祖母盯着凝满白霜的冰糕，轻轻摆摆手推托，说自己年岁大了，肠胃虚寒，最怕吃凉东西，执意要把冰糕推让我们小孩。我从小性格内向沉默，很少主动开口说话，此时望着祖母手里诱人的冰糕，没经大脑思索便脱口而出：“您怕凉，就拿到锅底烤一烤再吃！”

我的话音刚落，简陋的农家小院里瞬间飞出一阵大笑。父母笑得直不起腰，姐妹们笑得捂着肚子喘不出气。那句简单幼稚的童言，成了家里经久闲谈的趣事，时隔半生，那阵笑声、那支冰糕的清甜，依旧牢牢刻在我的记忆里。

麦收季节是农家一年里最辛苦的时日。有一年麦收，生产队动员一切可以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支援“四夏”，甚至组织村里年岁大的妇女下地拾麦穗。我们的生产队长平日里做事精打细算，向来吝啬，没人见过他请客，唯独那年麦收的一天，他拦下了一位卖冰糕的年轻人，包下了冰糕箱子里的所有冰糕，告诉下地拾麦穗的妇女，他自掏腰包，请大家放开肚皮随便吃。

免费的冰糕让大家吃了个畅快。队里一位性格爽朗、又有点爱占小便宜的二嫂没管住嘴，一口气吃了四五支冰糕，回到家便卧倒在床，大病一场。痊愈之后，她常常和邻里打趣，说那几天嘴里、喉咙里好像一直都

冰糕轶事

◎岳德章

泛着凉意，吐出来的水都是冰糕味。这件好笑的事，很快传遍了整个生产队，成了大家津津乐道的谈资。

很快，夏天卖冰糕成了挣快钱的一条门路。不用在生产队风吹日晒挣死工分，还能拿到实打实的现钱，相较于下地干活，实在划算太多。不过，男劳力是不允许干这事的，大家要么是偷偷摸摸去外村卖，要么是未成年的孩子卖。队里秀兰嫂子的儿子还不到参加劳动的年龄，便自己做了冰糕箱，走村串乡卖冰糕。他早出晚归，短短一个月就攒下不少零花钱，惹得队里一众年轻人的羡慕。

转眼便入秋，又逢连绵阴雨，气温骤然下降，买冰糕的顾客日渐稀少。那年头没有冰箱，眼看着新进货的满满一箱冰糕，慢慢变软融化成水，丢掉又实在太可惜，秀兰嫂子坚持裹着厚棉被，坐在床上吃冰糕。无奈又狼狈的模样，叫谁看了都心生同情。

家里日子一向拮据，日常花销都要反复掂量，看别人卖冰糕轻松挣钱，我也想凑热闹。那时我刚升入初中，身材又瘦又矮，力气也不大，就在不上课的时候出去卖冰糕，挣点零花钱。起初家里没有自行车，我背着笨重的木质冰糕箱，顶着日头徒步辗转周边几个村庄。一边发出怯生生的吆喝，一边朝着遇到的人投去渴望光顾的眼神。

后来，家里买了一辆崭新的二八大杠自行车，算是给我的小生意添了帮手。奈何我身形过于矮小，即便把自行车车座降到最低，屁股也只能勉强坐到车座上，双脚却够不着脚踏板。我学会土办法，再一条腿斜插进自行车大杠下方，歪着身子蹬车赶路。这种怪异的骑车姿势注定不稳，在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上，摔成了我的家常便饭。

有好几次摔得鼻青脸肿，胳膊、膝盖都是血肉模糊的，箱子里的冰糕也全部甩出去，有的破损、有的沾满泥。看着满地破碎的希望，委屈和酸楚瞬间涌上心头，眼泪不争气地滚落出来。可一想到家境，自己想自立、不愿依附父母的执念，我把所有痛苦藏在心底。简单擦一下血迹，顺手捏一撮浮土按在伤口上，挑出完整的冰糕，咬着牙继续前行叫卖。

淳朴的父老乡亲体恤我年纪小、谋生不易，大多愿意照顾我的小生意。辛苦奔波一整天，除去本钱，我还能挣三四块钱。在那个物资匮乏、工分微薄的年代，这笔收入远超生产队普通劳动力的年日酬劳。攥着皱巴巴的零钱，疲惫、伤痛悉数消散，心中只剩踏踏实实知足与欢喜。

如今的夏日，冰箱里的饮料琳琅满目，冰糕口味众多。而我们的生活，再也不必为几分钱发愁，也不用拿粮食、物件兑换，更不用顶着烈日辛苦叫卖。可每次咬下一口清凉，我总会回望那段清贫、质朴的日子。难忘便宜的老式冰糕、孩童纯粹的念头、天真无邪的童言、乡里细碎的趣事，还有农家少年谋生路上的倔强与坚持。我始终觉得，如今再时髦的冷饮都不及当年那一支老冰糕的味道，它浸润了一代人远去的乡土童年，凝结了旧时光。